

場因上經

乾

象

師

發

同人

豫

臨

賁

无妄

大過

三三乾上下

乾元亨利貞

初九潛龍勿用

九二見龍在田利見大人

九三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

九四或躍在淵无咎

九五飛龍在天利見大人

上九亢龍有悔

用九見羣龍无首吉

家一

坤

需

比

泰

大有

隨

觀

剝

大畜

習坎

離

屯

訟

小畜

否

謙

蠱

噬嗑

復

頤

象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雲行雨

施品物流行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時乘

六龍以御天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

太和乃利貞首出庶物萬國咸寧

象曰天行健君子以日強不息

潛龍勿用陽在下也

見龍在田德施普也

終日乾乾及復道也

或躍在淵進无咎也

飛龍在天大人造也

亢龍有悔盈不可久也

用九天德不可為首也

文言曰元者善之長也亨者嘉之會也利

者義之和也貞者事之幹也君子體仁

足以長人嘉會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

義貞固足以幹事君子行此四德者故

曰乾元亨利貞

初九曰潛龍勿用何謂也子曰龍德而

隱者也不易乎世不成乎名遯世无悶

樂則行之憂則違之確乎其不可拔潛

龍也

龍也

九二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何謂也子

曰龍德而正中者也庸言之信庸行之

謹閑邪存其誠善世而不伐德博而化

易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君德也

九三曰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

何謂也子曰君子進德修業忠信所以

進德也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知至

至之可與幾也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

是故居上位而不驕在下位而不憂故

乾乾因其時而惕雖危无咎矣

九四曰或躍在淵无咎何謂也子曰上

下无常非為利也進退无恒非離羣也

君子進德修業欲及時也故无咎

九五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何謂也子

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水流濕火就燥

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本乎

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則各從其類

也

上九曰亢龍有悔何謂也子曰貴而无

也

位高而无民賢人在下位而无輔是以

動而有悔也

潛龍勿用下也

見龍在田時舍也

終日乾乾行事也

或躍在淵自試也

飛龍在天上治也

亢龍有悔窮之災也

乾元用九天下治也

潛龍勿用陽氣潛藏

見龍在田天下文明

終日乾乾與時偕行

或躍在淵乾道乃革

飛龍在天乃位乎天德

亢龍有悔與時偕極

乾元用九乃見天則

乾元者始而亨者也利貞者性情也乾

始能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大矣哉

大哉乾乎剛健中正純粹精也六爻發

揮旁通情也時乘六龍以御天也雲行

兩施天下平也

君子以成德為行日可見之行也潛之

為言也隱而未見行而未成是以君子

弗用也

君子學以聚之問以辨之寬以居之仁

以行之易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君德

也

九三重剛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

故乾乾因其時而惕維危無咎矣

九四重剛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

中不在人故或之或之者疑之也故无

咎

天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

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先

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天且弗違

而况於人手况於鬼神乎

元之為言也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

知亡知得而不知喪其唯聖人乎知進

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聖人乎

乾為天

乾為天

大哉乾元萬物資始既資以始必資以終元

非統天而何夫天者萬物之一物苟非統以

乾元又安行雲施雨使品物流通形著而若

是亨乎故曰大哉乾元人唯不明乾道之始

終是以不知乾元之為大苟能天明乎此則

知卦之六位一時皆已成就特乘時而後動

矣是故居初則乘潛龍居二則稱見龍居三

乘惕龍居四乘躍龍居五乘飛龍居上乘亢

龍蓋皆乾道自然之變化聖人特時乘之以

御天云耳是故一物各具一乾元是性命之

各正也不可得而同也萬物統體一乾元是

太和之保合也不可得而異也故曰乃利貞

然則人人各正一乾之元也各具是首出

庶物之資也乃以統天者歸之乾時乘御天

者歸之聖而自甘與庶物同腐焉不亦傷乎

萬國保合有是乾元之德也何嘗一日不咸

寧也乃以乾為天以萬為物以聖人能寧萬

國以萬國必咸寧于聖人不益傷乎故曰乾

元亨利貞舉四德以歸乾而獨以大哉贊元

其旨深矣

其旨深矣

文言曰乾元者始而亨者也人見其始而亨不見其亨之始蓋亨之始有利貞馬性情之謂也夫大哉乾元固萬物之所資始孰知此利貞者又乾元之所資始乎故又曰乾始夫唯其有此乾始而後能以美利利天下耳不

然安能然哉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而不言所利天下咸受夫乾始之美利而不知所利此其為利不亦大矣哉而孰知即此利貞者為之哉故又贊之曰大哉乾之利貞乎剛矣健矣中矣正矣純矣粹矣精矣美矣雖欲極其形容有不能擬諸形容者矣蓋情其性則為剛健中正純粹精之美德而不可見性其情則即此一卦之六爻曲暢而旁通之亦已發揮無餘蘊矣既有六爻則有六龍而時乘之以御天吾知天且弗違矣既乘六龍則自能行雲施雨而天下平矣有不能以美利利天下乎大抵乾之為德虛位也所謂大哉乾之元是也人與天與聖人皆共之故不別其孰為天孰為人而孰為聖人使知其不可二矣乾之為貞實德也所謂性情是也人與天

也聖人也皆具之故不別其孰為性而孰為情孰為利而孰為貞使知其不可離矣  
文言曰元者善之長也夫觀象之辭唯有元亨利貞四德已矣而夫子讀之何其多端也其曰大哉乾元則已贊乾之元矣是所重在

元也使人由乾以體元而四德總歸于一德其曰乾元者始而亨者也利貞者性情也則又直贊乾之貞是所重在貞也使人知貞又起元而四德又未始不旋相為元是皆聖人之乾也非他人之所能與也其曰元者善之所云尚足以稱乾與坤乎哉夫苟其剛躁而不可成也而猶可以稱乾焉委靡而不足為也而猶可以稱坤焉則天不載天地不成地吾人將打所蓋載也不知此固至健至順者之所自有而何用補助于其間也是故至柔而動也剛至靜而德方地之所以能為順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天之所以能為健也若健而復濟以順必非真健者自无所用彼健為也順而仍加以健必非至順者自无所用彼順為也嗚呼是惡足以識乾坤之正性乎

乾坤一也故乾曰元亨坤亦曰元亨但乾曰利貞而坤則曰利牝馬之貞且不但馬也而又曰牝馬馬則其視龍之變化飛騰為何如而坤獨利此者則以此為坤之貞故也故君子有所往而法坤則唯牝馬之貞是安故曰

女貞吉有所用以從事則唯牝馬之貞是利故曰利永貞以大終也大指乾以大而終則无敢為主无敢當先无敢朋黨乃貞矣先迷以下所謂利牝馬之貞也先者為乾為主而吾後之則得主而利主者或西或南而吾守之則東北以居蓋唯主是從則志意專一而不二安居以聽則後順得常而不迷坤之利貞如此是乃元亨也  
人之生也直直疑不方矣今言直而又言方者以人但知直而不知直之自有方也夫人最初一念非其直遂之正性乎然旋發旋覺則初者為直而覺者亦為直覺則止止則方出則雖有直方合之本一光大耳地性博厚坤德無疆其不可孤蓋如此矣故又兼言直方焉直者為正方者為義正者以止義者以

行止者是欲欲非著意也唯其內之直而已方者是義義非襲取也唯其行之利而已此豈有待于學習而後利哉固不習而不利者也夫何疑

附錄

家一

坡公解曰龍變化而目用者也馬馴服而用于人者也為人用而又牝馬順之至也至順而不貞則陷於邪故利牝馬之貞李充翁曰至順未有不貞者至順者順乾也順乾矣有不貞乎若得朋若與類若西南行則以陰柔而後附于陰柔安能一心聽命于乾而為大順之至乎又解曰坤之為道可以為人用而不可以自用可以為和而不可以為倡故君子利有攸往先則迷而失道後則順而得主此所以為利也西與南則兌也離也巽也皆吾朋東與北則震也坎也艮也皆非吾朋兩陰不能相用故必離類絕朋而來主于東北李充翁曰乾者坤之主也乾為主不須求求反失之便有得朋之想矣不能一心以聽命于乾矣又解曰以六居二可謂柔矣夫直方

之所欲言者而發之為言而謂信也忠以成信信本于中夫誰不由斯義乎故君子之于忠信沒身焉爾矣苟或未知其為至也而能知其為吾之庸言庸行而不敢不終身焉是亦可與存義而寡過者何也彼其終日之所

家一

九

乾乾者唯恐不合於義故耳故知至者聞忠恕即一貫否則終身守此忠恕竟不知一貫為何語矣是故曾子以忠恕為極至而門人以忠恕終其身此唯與未唯之別也夫子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其恕乎信哉學者之於忠恕終身焉可也待其自悟則自知至而今焉可強也吁其必有剛健中正純粹精之乾德而後可乎若是坤德決不可以語知至之學明矣九四履乾之上介于疑信之間似乎知至矣而未敢以遽信便欲以此終其身與則又未肯以自安是或躍之時也故夫子決之曰德貴有常今而或上或下何其无常也業貴有恒今而或進或退何其无恒也豈以忠信之語邪謬而未足信與抑必絕類離羣而後為至人也然既重於人矣又

安能離羣以獨立吾以謂君子進德修業所貴及時勇往一乃兩斷耳若猶在疑信之間何日能太平也不疑固无有知至之日徒疑亦安有良止之候須及時決了乃保无咎矣九五飛龍則是則是有德有位有時三重具

焉者也天下之所利見者更莫甚於九五之大人矣若九二則有德无位何以同稱大人同為萬物之所利見乎蓋天下唯德為至貴德在我矣時位惡能限之故曰自天子以至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本使庶人而有君德亦自然為利見之大人使上焉者而无德則雖位居九五其誰利見之哉故知德之所在時與位非所論也吾夫子不可以觀乎曰若是則六爻皆龍何以獨二蓋二之龍德已見矣所謂龍德而正中者也是時人之家舍也

家一

十

衆之所必歸也故未嘗御天而德施已普非君而有君德矣何待何明而治而後天下文明邪若他文正當及時以進德修業者豈得自比于二哉故初則戒其勿用而藏潛修之宜上則慮其已亢而有亢龍之悔若三若四

非日乾夕惕則或躍以疑皆進修之時非利見之候也苟其成德為行日已可見則或為二或為五何不可者均之為大人則均之為萬物之所利見又何疑焉  
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嗚呼是大人也九

五當之與然文言不言有位不言无位不知其果為五也抑九二當之與然高不言飛早不言見不知其果為二也吾意其為人也而天且不敢違矣非以其能統天而又能御天與吾意其為人也而人且不敢違矣非

以其能首出廢物又能咸寧萬國與吾意其為人也而鬼神且弗敢違矣非以其能神能鬼能變化能大能小能潛能飛能雲能雨不知其然而然也與嗚呼斯其為大人也吾與子皆共之而莫敢以他譏

九五飛龍也夫子却說聲應氣求各從其類則非其類者未必有利見之顧矣三之與四初之與上並居六位猶不相知然則僅僅九二一大人耳類氏之子一庶幾耳嗚呼象矣一人不為少矣唯類氏沒遂無人焉悲夫此

夫子所以感切于二五之際也  
知進知退便是聖人便不失正不至待其亢也故時有亢而聖人無亢故重言聖人以勉之非如今之庸夫俗子所讀斷章取義以濟已私之云也

九者乾之用故凡乾皆用九乾之九皆為龍故又以乾之九為羣龍然乾之羣龍可得而見也乾之羣龍元首不可得而見也若不見此決不成龍故用九者能真見羣龍之元首則自然首出廢物而萬國皆咸寧矣自然時

乘御天而宇宙在吾手矣自然大明乾道之終始一元統天而萬化生于身矣故曰用九見羣龍元首吉吉者元也亨也利也貞也用九天德不可為首如有首則不稱天德矣故曰乾元用九乃見天則蘇子瞻曰乾元以

元首為天則嗚呼至矣

附錄

莊生曰易以道陰陽

楊子雲曰寒機綿絡天地經以八卦文王附六爻孔子錯其象象其辭然後發天地之藏

定萬物之基

陳國南曰義皇始重八卦重為六十四不立文字使天下之人默觀其象而已能如象焉則吉凶應連其象則吉凶反此義皇氏作不言之教也

邵堯夫曰夫易聖人長君子消小人之具也及其長也闢之於未然及其消也闢之於未然一消一長一闢一闢渾然无迹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于此

周茂叔曰聖人之精畫卦以示聖人之蘊因卦以發卦不畫聖人之精不可得而見微卦聖人之蘊殆不可悉得而聞易何止五經之源其天地鬼神之奧乎  
丘仲深曰乾之三畫萬世文字之祖元亨利貞四字萬世義理之宗在天為春夏秋冬在人為仁義禮智流行天地之間為元會運世

蔡子木曰初潛類子當之勿用以成德也二見孔子當之時舍而文明也三惕卑變稷契當之克繫而不危也四躍湯武當之時晦而終華也五飛堯舜當之聖德而光被也上亢

伊周當之處亢而不失其正也是六六也分擬之則各以其時統會之則歸之聖人之大明

坡公解曰今之飛者昔之潛者也而誰非大人與又曰夫處此者豈无无悔之道哉故言

象一

十三

有者皆非必然者也又曰陰陽和而物生曰嘉禮非亨則偏滯而不合義非利則慘澹而不和

羅晏正曰三居二乾之間有乾乾之象居下乾之終有日終而夕之象三居下之上乃危

地也以其終日乾乾而夕猶惕故得无咎

石守道曰天柱高不能下交于地豈能行四時生百物君極尊不下接於人豈能懷萬國御百官故自不至于亢也

王幾曰乾天德也天地靈地結而為心无欲

者心之本體所謂乾也天德之運晝夜周天終古不息日月之代明四時之錯行不害不恃以其健也聖德之運通乎晝夜終身不息同乎天也賢人以下不能无欲所欲不必沉溺意有所向便是欲寡之又寡以至于无人

以天定君子之強以法天也嘗考天文天行有常度而无停機天非有體也因星之附麗以為體天如倚蓋南北二柱相貫北高南下窺之以管極中一星旋轉尤密不出管中者曰紐星所舍天之樞也天體不動非不動也

旋轉不離于垣猶樞之闔闢不離于曰未嘗有所動也故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天之所以為天也无有遠邇高深受命如響此造化之樞紐千聖相傳之秘藏也儒者諱言虛寂夫子于成發感應之理詳言之何也蓋天下之感皆生于寂而其應也皆本于虛虛以適變寂以神感何思何慮所以一天下之動堯之中舜之微文之穆孔之默顏之愚周之靜皆是物也世儒泥于典要思為昧夫所謂虛寂之體聖學所以不明造化或幾乎息矣

象一

十四

三三坤上下

坤元亨利牝馬之貞君子有攸往先迷後得

主利西南得朋東北喪朋安貞吉

象曰至哉坤元萬物資生乃順承天坤厚

載物德合无疆含弘光大品物咸亨牝

馬地類行地無疆柔順利貞君子攸行先迷失道後順得常西南得朋乃與類行東北喪朋乃終有慶安貞之吉應地无疆

象曰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

初六履霜堅冰至

象曰履霜堅冰陰始凝也馴致其道至堅

冰也

六二直方大不習无不利

象曰六二之動直之方也不習无不利地

道光也

六三含章可貞或從王事先成有終

象曰含章可貞以時發也或從王事知光大也

大也

六四括囊无咎无譽

象一

十五

象曰括囊无咎慎不害也

六五黃裳元吉

象曰黃裳元吉文在中也

上六龍戰于野其血玄黃

象曰龍戰于野其道害也



用六利永貞

象曰用六永貞以大終也

文言曰坤至柔而動也剛至靜而德方後

得主而有常含萬物而化光坤道其順

乎承天而時行積善之家必有余慶積

不善之家必有余殃臣弑其君子弑其

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

由辨之不早辨也易曰履霜堅冰至蓋

言順也

直其正也方其義也君子敬以直內義

以方外敬義立而德不孤直方大不習

无不利則不疑其所行也

陰雖有美舍之以從王事弗敢成也地

道也妻道也臣道也地道无成而代有

終也

天地變化草木蕃天地閉賢人隱易曰括囊

无咎无譽蓋言謹也

君子黃中通理正位居體美在其中而

暢于四支發于事業美之至也

陰疑于陽必戰為其嫌于元陽也故稱

龍馬猶未離其類也故稱血馬夫玄黃者天地之雜也天玄而地黃

坤為地

乾坤定質則一健一順健之不能為順亦猶

順之不能為健苟責健以順責順以健健順

象一 十六

皆失其質矣乾坤兩卦即為反常非天尊地

卑之正理也乾坤定位則一夫一婦夫之不

可為婦亦猶婦之不可為夫苟責夫以婦責

婦以夫夫婦皆反其分矣乾坤兩卦總為失

位非君尊臣卑之正道也是故上天下地天

下之乾坤也一夫一婦家家之乾坤也其位

定故不可反以常其質定故不可易以能用

當其才才適于用聖人之首乾坤也有以哉

不然神龍而牝馬之龍固无所用其飛騰而

引重致遠之役龍將詘馬牝馬而神龍之馬

固无所施其負載而與雲致雨之技馬何知

馬一乾坤也即不用其所長皆為廢物而况

人與是故聖人于乾坤獨分別而詳言之乃

世之儒者畫蛇添足謂健而不順則剛躁而

不可成順而不健則柔靡而不可振吁果若

所云尚足以稱乾與坤乎哉人苟其剛躁而不可成也而猶可以稱乾焉柔靡而不足為

也而猶可以稱坤焉則天不載天地不成地

吾人將打所蓋載也不知此固至健至順者

之所自有而何用補助于其間也是故至柔

象一 十七

而動也剛至靜而德方地之所以能為順也

乾道變化各正性命天之所以能為健也若

健而復濟以順必非真健者自无所用彼健

為也順而仍加以健必非至順者自无所用

彼順為也嗚呼是惡足以識乾坤之正性乎

乾坤一也故乾曰元亨坤亦曰元亨但乾曰

利貞而坤則曰利牝馬之貞且不但馬也而

又曰牝馬馬則其視龍之變化飛騰為何如

而坤獨利此者則以此為坤之貞故也故君

子有所往而法坤則唯牝馬之貞是安故曰

女貞吉有所用以從事則唯牝馬之貞是利

故曰利永貞以大終也大指乾以大而終則

先敢為主先敢當先先敢朋黨乃貞矣先迷

以下所謂利牝馬之貞也先者為乾為主而

吾後之則得主而利主者或西或南而吾守

之則東北以居蓋唯主是從則志意專一而不二安居以聽則後順得常而不迷坤之利貞如此是乃元亨也

人之生也直直疑不方矣今言直而又言方者以人但知直而不知直之自有方也夫人

最初一念非其直遂之正性乎然旋發旋覺則物者為直而覺者亦為直覺則止止則方出則雖有直方合之本一光大耳地性博厥坤德無疆其不可孤蓋如此矣故爻兼言直方馬直者為正方者為義正者以止義者以行止者是欲致非著意也唯其內之直而已方者是義義非龍取也唯其行之利而已此豈有待于學習而後利哉固不習而先不利者也夫何疑

附錄

家一

十八

坡公解曰龍變化而目用者也馬馴服而用于人者也為人用而又牝馬順之至也至順而不貞則陷於邪故利牝馬之貞李充翁曰至順未有不貞者至順者順乾也順乾矣有不貞乎若得朋若與類若西南行則以陰柔

而復附于陰柔安能一心聽命于乾而為大順之至乎又解曰坤之為道可以為人用而不可以自用可以為和而不可以為倡故君子利有攸往先則迷而失道後則順而得志此所以為利也西與南則兌也離也巽也皆

吾明東與北則震也坎也艮也皆非吾朋兩陰不能相用故必離類絕朋而來主于東北李充翁曰乾者坤之主也乾為主不須求求反失之便有得朋之想矣不能一心以聽命于乾矣又解曰以六居二可謂柔矣夫直方大者何從而得之曰六二順之至也君子之順豈有他哉循理无私而已充翁曰至柔而動也剛至靜而德方夫子已解得十分了不須再以順理无私解也夫人唯其至柔所以至剛唯其至靜所以至方故柔可能也至柔

家一

十九

不可能也嗚呼至矣又解曰處上下之交皆非安地也乾安于上以未至于上為危故九三有夕惕之憂坤安于下以始至于上為難故六四有括囊之慎陰之進而至于三猶可貞也至于四則始矣故自括結以求无

咎无譽咎與譽人之所不能免也出乎咎必入乎譽脫乎譽必羅乎咎咎所以致罪而譽所以致疑也甚矣无譽之難也又解曰方其變化雖草木猶蕃及其閉也雖賢人亦隱充翁曰讀此可以痛哭又解曰黃中之色也通

是理然後有是色也裳下之飾也黃而非裳則上體也裳而非黃則非下體而非正位居體也今處重坤之正位又居下體之中故稱裳以明下稱黃以明中夫文生于相錯若陰陽之專一豈有文哉充翁曰專一便有文坤不貴文貴文在中黃中之色也文在中也何待相錯而後有文也

程正叔曰西南陰方東北陽方陰必從陽雜衷其類

朱仲晦曰此卦三畫皆耦故名坤而象地重

之又得坤焉則是陰之純順之至也又曰六五以陰居尊中順之德充諸內而見于外故其象如此而其占為大善之吉也春秋傳南蒯將叛筮得此爻以為大吉子服惠伯曰忠信之事則可不然必敗外疆內温忠也和以



率貞信也故曰黃裳元吉黃中之色也裳下之飾也元善之長也中不忠不得其色下不共不得其飾事不善不得其極且夫易不可以占險三者有闕筮雖當未也後劑果敗金汝白曰先迷是一句後得主利是一句陽

家一

十

陰之主陽先陰後乃理之常陰先則反常而迷後則得其主而利利猶順也故曰後順得常又曰後得主而有常先儒以主利為句遂謂後得主而有常脫一利字然則後順得常豈復脫乎夫陰當從陽者也昵其類可乎喪朋猶秦之朋亡舍其朋而從陽故吉

鄭室甫曰乾之象見文王造周之德坤之象見文王事殷之心

周宴曰乾之物九曰勿用護其微也坤之物六即曰堅冰至危其盛也

劉濟伯曰六三以陰包陽其象為含章六四以六居四其象為括囊陰虛中囊象重陰結閉括象又曰奸雄之臣肆行篡奪主雖柔暗亦不相下僵尸流血勢所必至履霜堅冰正慮是也

胡仲虎曰其血玄黃兩敗俱傷陰雖極盛豈能獨傷陽哉

游定夫曰乾以純陽陽極而亢坤已純陰陰極而戰如其不變則亢而災戰而傷不能免也

家一

廿一

楊敬仲曰陰至上六幾不復有陽矣然陽雖甚微名分猶在不可滅也但當其時人唯知有上六而已豈復知有陽哉聖人惡其死陽也故特稱龍以見其猶有龍在人心終不忍忘不可侮也血陰物又稱血以明上六猶未離巨類陰陽俱傷不獨陽傷也聖人故以此折天下无君之心

用六用九 兼三才而兩之故易六畫而成卦非用六乎又曰六者非他也三才之道也以六與三非用九乎新安汪本鈞附記

三三 爻上 也元亨利貞勿用有攸往利建侯

象曰屯剛柔始交而難生動乎險中大亨貞雷雨之動滿盈天造草昧宜建侯而

不寧 象曰雲雷屯君子以經綸 初九盤桓利居貞利建侯 象曰雖磐桓志行正也以貴下賤大得民也

六二屯如遭如乘馬班如匪寇婚媾女子貞不字十年乃字 象曰六二之難乘剛也十年乃字反常也 六三即鹿無虞惟入于林中君子幾不如舍往吝

家一

廿二

象曰即鹿無虞以從禽也君子舍之往吝窮也 六四乘馬班如求婚媾往吉无不利 象曰求而往明也 九五屯其膏小貞吉大貞凶

象曰屯其膏施未光也 上六乘馬班如泣血漣如 象曰泣血漣如何可長也 水雷屯

方時化曰繼坤之後其卦為屯屯者何震以

易因上經

一陽來居坤下則是剛柔始交也而坎離生其前則是剛柔始交而難生矣非也而何夫也者乾坤再造真主復起于草昧之時也今者一陽運震動于坎險之中豈有不大有利貞之理和故不用更有所往人自來歸而利

建侯矣試觀雷雨之動滿盈天造草昧正利建侯而不違寧康之時而震之一陽適來居此下卦之下為能以貴下賤而大得民心則其人又正是利建侯而不獲寧康之人矣天有是時則人必有是事故初九乘時而動但聞其聲不見其形居貞如常守正如故若猶若相不移一步而人自往歸之故曰雖繫組志行正也言其志行之正自足以震動一世自不能舍初而他往也初又何用更有所往為哉故象直言其勿用有攸往而又復言其

繫組而利居貞也六二以柔正乘初之剛正所以也如遺如乘馬班如若是其難者二本貞正自守未易見字于初第无柔初為當世之所歸往我又與初相比日夜求我婚媾而匪寇者十年乃字反其常理以聖配聖以賢

尚賢亦必有道與六三處逐鹿之世日夜冀望鹿幾得之然上无應與是无虞也无虞胡為乎林中所以不如舍之為明耳六四明矣夫當也之時豈更有當求如物者乘馬班如當求此正應之婚媾往言何不利和故曰求

而往明也夫初九真主也則雖有貞吉如九五膏亦也矣所施亦未光矣小可吉大則凶雖貞何為乎求之錢越王是已終亦自然歸命于藝祖也上六正所謂幾三之鹿而不知舍者極三之所往而窮者故曰乘馬班如泣血漣如夫子傷之曰何可長如此也是不明之過也  
汪本鈞曰初雖繫組不行而志實行正人自不能舍也何待行哉其與二為婚媾正所謂剛柔始交者天作之合不字又何待也

附錄

王輔嗣曰雷雨滿盈皆剛柔始交之所為也也者天地造始之時造物之始始於冥昧故曰草昧夫息亂以靜守靜以候安民在正弘正在謙也難之世陰求于陽弱求于強民思

其主之時也初處其肯而又下馬爻備斯義宜其得民  
于今亦曰百姓盈盈君子不寧天下既遭屯險之難後三宜藩之以雷雨之政  
金汝白曰急于建侯便是不寧非建侯而又

不寧也  
羅彝正曰磐石也樞杙也皆難動之物故假以象難進之貌  
胡仲虎曰卦辭有專主成卦之主而言者卦主震震主物磐樞即勿用有攸往利居貞即利貞卦言利建侯其事也又言利建侯其人  
也  
蘇介夫曰女子許嫁笄而字男子冠而字  
楊廷秀曰三无剛明之才而居震動之極妄  
意濟也之功所謂即鹿要動而无上應所謂

无虞

坡公曰屯无正主唯下之者為得民三无其德而有求民之心譬猶无虞而以即鹿鹿不可德而徒有入林之勞又曰三非其應五不足歸不知五之不足歸惑于近而不早自附

于物九故窮而至子泣血

虞仲翔曰坎兩稱膏詩曰陰雨膏之是其義也

王畿曰天地生萬物也物之始生故繼乾坤之後氣始交未暢曰屯物勾萌未舒曰屯世

多難未泰曰屯君子觀屯之象經綸天下之事以濟其難此洪荒之世天地開闢之初君子開物成務之學案在雷上陰陽始交而未成兩故為屯雲在雷下則已成雨而為解也

經綸者治綵之事經者總其緒而分之象雷之自歛而分綸者理其緒而合之象雲之自散而合所謂經綸天下之大經也

揚牧仲六爻相應凡例

初與四為應二與五為應三與上為應何為手相應也重卦故也物八卦而已卦三畫而已及其重之則上卦之四即下卦之初也上卦之五即下卦之二也上卦之上即下卦之上也唯類同故有應之象然一陰一陽則相應兩陰不相應兩陽不相應此六三與上六兩陰也故无相應之象而有即鹿无虞之象

三三坎下

象亨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物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利貞

象曰山下有險險而止蒙蒙亨以亨行時中也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志應也

初筮告以剛中也再三瀆瀆則不告瀆蒙也蒙以養正聖功也

象曰山下出泉蒙君子以果行育德

物六發蒙利用刑人用說桎梏以往吝象曰利用刑人以正法也

九二包蒙吉納婦吉子克家

象曰子克家剛柔接也

六三勿用取女見金夫不有躬无攸利

象曰勿用取女行不順也

六四困蒙吝

象曰困蒙之獨遠實也

六五童蒙吉

象曰童蒙之吉順以巽也

上九擊蒙不利為寇利禦寇象曰利用禦寇上下順也

山水蒙

山下有險險而止方其止也混混沱沱莫知所之童蒙如此聖人亦如此雖欲不止其可得乎故曰山下有險險而止蒙夫以險而止則必以亨道而行及其行也聖人如此童蒙亦如此雖欲不行又可得乎故曰蒙亨以亨行時中也言時止即止即行即行即此便是時中聖人與蒙无異矣然則蒙乃人之正性蒙即所以養正而為作聖之實功故曰蒙以養正聖功也是以利貞也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者言我與五之志相應故五自相求非求我告也童蒙无言本自無餘我特承順而包納之足矣彼何求而我又何告也初筮告者初六方出門即筮得二而來比二以求告故曰以剛中也然至于再至于三終不與告者非不告也恐瀆蒙也故曰瀆則不告瀆蒙也然則物之利用刑人三之勿用取女四之困吝皆不告之意矣應詳觀象辭而後人知所以養蒙之功矣若再三以瀆之是擊蒙也非養蒙也是為寇也非為蒙止寇也此唯

上九當艮止而不知止者為之耳九曰包蒙安肯如此蓋為之止寇則下皆順之若寇之則上已自不順矣安能使上下皆順而為大順之至乎嗚呼不順于蒙何以成聖不順以養何以養正故聖人以此順天下則篤恭而

天下平不待賞而民勸與今觀其擊初之辭曰爾勿筮我求告啟我開發爾之蒙昧也是自加桎梏也急須以正法用辭脫其不如法之桎梏乃可不然吾恐其以往而吝反加愛惜不可脫矣不見六四乎本老實人也反以

為不美而獨遠之本蒙也反以為不美而謂天困之夫彼方以蒙為困矣其吝又可脫邪六五柔順居中一童蒙耳以為婦則為童蒙之婦以為子則為童蒙克家之子而剛柔接自無往而不吉者唯九二以包蒙之吉成六

五童蒙之吉而後六五能以己之童蒙順以巽入于九二之包蒙然則二之无不利也固宜若六三非可納之婦而為不可取之女此女也知識大開行已不順于蒙矣于童蒙何攸利哉大抵世之蒙者聰明日廣往往見金

而不見其身是故聞一知十者為大賢而日貨殖焉反以空空為鄙夫屢空者為貧乞日以為困苦而不能自出也濟之則喜擊之則喜加之以桎梏則又喜養正之功將安施與汪本鈞曰乾坤之後即繼以屯蒙屯者時運

初開世界蒙昧聖人旋乾轉坤之道于此焉在蒙者知識未行人心屯難聖人開天闢地之功于此焉始屯者世之蒙蒙者人之屯故屯利建侯而蒙利禦寇也

附錄

王輔嗣曰夫明莫若聖昧莫若蒙蒙以養正乃聖功也然則養正以明失其道矣程正叔曰艮為山為止坎為水為險山下有險過險而止莫知所之蒙之象也游定夫曰山下出泉其一未散其勢未達觀

其勢之未達則果行觀其一之未散則育德王畿曰山下出泉本靜而清水之源也不決于東西不汨于泥沙順以導之自然可達於海君子法蒙之象果行以育其德水行而不息故曰果山止而不挽故曰育夫純一未發

之未蒙蒙者聖之基也自蒙之義不明世之學者以蒙為昏昧妄意開鑿助成機智汨以泥沙之欲決以東西之趨反使純一之體濁清靜之深室非徒无益而害之也夫聖功之要全在于蒙以天時言晦者開朗之機以人

事言昏者昭明之候但世人未之察耳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赤子之心即所為蒙

三三坎上下

需有孚光亨貞吉利涉大川

象曰需湏也險在前也剛健而不陷其義不困窮矣需有孚光亨貞吉位乎天位以正中也利涉大川往有功也象曰雲上天需君子以飲食宴樂初九需于郊利用恒无咎

象曰需于郊不犯難行也利用恒无咎未失常也

九二需于沙小有言終吉象曰需于沙衍在中也雖小有言以吉終也

九三需于泥致寇至

象曰需于泥災在外也自我致寇致慎不

敢也

六四需于血出自穴

象曰需于血順以聽也

九五需于酒食貞吉

象曰酒食貞吉以中正也

上六入于穴有不速之客三人來致之終

吉

象曰不速之客來致之終吉雖不當位未

大失也

水天需

剛健之才不難於濟難而難于不犯難物已

出門而需于郊矣而能不遽進我知其不犯

難門也但恐其或不耐久有失常心則雖犯

難不顧耳故以利用恒无咎告之九二需而

近險有需于沙之象夫沙非水也而為水之

所必至則雖曰需于沙與水中行實類而二

以剛明之才居中四顧聞小有言速得終吉

而能以言終焉九三遇剛不交于沙反需而

及于泥夫泥之陷人也甚于沙三豈不慮及此但三知水之不能為災而不知災在外也既陷于泥則欲進不得欲退不能寇之來也非自我致之而誰也是慮之不熟也需之不審也遇剛之所致也然以其剛也因是而曲

加敬慎焉必不敗矣不敗固善然何如早不及泥之為愈然則險在前而不能需繼乾之剛健亦不能免于陷與困窮也而况六四與上之柔哉今六四居坎之下其象為需而見傷若不能出矣而反得出于坎陷之穴中者

以其能順以聽九五寧見傷而不遽進也此九五正中之力也上六處坎之上時將出坎乃不能需而反入于坎陷之穴不亦甚乎故告之曰雖入于穴矣猶幸而有不速之客來也蓋九三應上本是上客今三敬慎不敗已

出險而來矣來則致之亦可以保終吉也雖入穴何傷乎然則上雖幸三之來亦實施五之戒也吾以是觀之陰柔不能出而陽剛患不能需此需之卦聖人專為陽剛之人說法矣利用恒所以戒初也小有言所以戒

也致寇至所以戒三也謹戒之需而有孚光亨貞吉位乎天位利涉大川而往有功之九五也蓋五身在問中而忘其險唯知酒食是需亦猶困之九二身處困中而忘其困唯知困于酒食而已此處需處困之至德要道也

故曰貞告而又曰以正中至矣嗚呼安君不動以待食飲尚不出郊况及泥邪劉用相曰三人即九三三雖不當九五之位然剛也健也敬之自未大失也此卦唯六四能順以聽九五餘皆有乾健陰亢不能待不能聽之象

非五以天位臨之以正示之以不一而足丁寧誠諭之弗需也此五之所以為光亨也

附錄

金汝白曰四與上坎中一陰故皆言穴猶坎卦初與三皆云坎成也

王畿曰乾之剛健上進遇險而不遽進故需有亨道苟以柔弱之質需緩而不進則是需者事之賊也

說文曰須从頁首也从彡毛飾也本須鬚之須借為所須之須方時化曰夫子用以解需

謂頌九五也

三三就下

訟有孚窒惕中吉終凶利見大人不利涉大

川

象曰訟上剛下險險而健訟訟有孚窒惕

象一

中吉剛來而得中也終凶訟不可成也

利見大人尚中正也不利涉大川入于

淵也

象曰不與水違行訟君子以作事謀始

初六不與水違行訟君子以作事謀始

象曰不與水所事訟不可長也雖小有言其

辯明也

九二不克訟歸而逋其邑人三百戶无青

象曰不克訟歸而逋其邑人三百戶无青

也

六三食舊德自厲終吉或從王事无成

象曰食舊德從上吉也

九四不克訟復即命渝安貞吉

象曰復即命渝安貞不失也

九五訟元吉

象曰訟元吉以中正也

上九或錫之鞶帶終朝三褫之

象曰以訟受服亦不足致也

天水訟

方時化曰此卦上剛下險險而健險而不健

象一

則訟不成健而不險則訟不成唯險而健訟

斯成矣然訟其可成乎訟其可終乎訟其可

以長而或從王事必水所事乎幸有九五中

正之大人必欲使人元訟而為訟者之所利

見而九二又剛來而得中是以不克訟而訟

自不成自不終自不水且長而卒入于淵也

夫陽實陰虛剛未得中乎實明甚一陽在內

陷于陰險窒惕甚明以實故訟以惕故不終

訟况見九五哉故一見九五即愧悔不暇不

克訟歸而逋宜矣夫二陰之主也內體皆其

素所左右之人也既訟于五大訟與矣株連

不既象乎今歸而逋則其邑人三百戶免矣

必也此九二之不終訟然也若初與四兩不

欲終訟者也上與三三亦非欲訟者但恐或

有起釁而致上之從王事耳于是或者遂因

而有鞶帶之錫而上亦因而不克訟焉則是

五爻皆以利見九五而訟元由終矣五之九

言而中正何如哉故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

使无訟乎正九五之謂矣是以九五一爻但

言訟元吉而不言聽訟元吉也若聽之縱善

安能元吉以今觀之初柔居下以柔自安不

水所事雖小有言辯明即止其以不終訟獲

吉宜也四五同體利見九五復而就命變而

安貞獨能不失九五憚憚不欲訟之意其以

不終訟獲吉尤其宜也上雖遇剛居上然三

唯知舊德是食始雖屬而終則言矣嗚呼筆

帶之錫也三褫之愧也則謂上能不終訟亦

可也何也以其猶有愧心也恐其无面目以

見九五也

附錄

象一

楊中立曰天左旋而水東注運行也作事至

于運行而後謀之則先及矣

王畿曰天為三才之始水為五行之始君子

法之作事謀始凡事有始有中終訟中吉

終凶能謀始以絕訟端中與終不必言矣又

曰觀天水違行之象天左旋五星右轉之說  
蓋有足徵也

三三坤上下

師貞丈人吉无咎

象曰師衆也貞正也能以衆正可以王矣

剛中而應行險而順以此毒天下而民從  
之吉又何咎矣

象曰地中有水師君子以容民畜衆

初六師出以律否臧凶

象曰師出以律失律凶也

九二在師中言无咎王三錫命

象曰在師中言承天寵也王三錫命懷萬

邦也

六三師或與尸凶

象曰師或與尸大无功也

六四師左次无咎

象曰左次无咎未失常也

六五田有禽利執言无咎長子帥師弟子

與尸貞凶

象曰長子帥師以中行也弟子與尸使不

當也

上六大君有命開國水衆小人勿用

象曰大君有命以正功也小人勿用必亂

邦也

地水師

水附于地曰比比附也附之以求安非九五

剛中不可地中有水曰師師衆也而能以衆

正非九二剛中不能是故卦以九二為丈人

馬必得丈人而專任之乃可以吉而无咎信

矣哉用衆之難也能以衆正雖王天下可也

故曰貞正也貞者何田有禽利執言用之有

辭所謂貞也以此用衆則是用之以正邦用

之以開國用之以綏懷非貞而何是故以此

毒民而民從之以其貞也但苟不知專任之

道則雖有九二之丈人而缺其有功也亦難

所謂既使長子帥師而又使弟子與尸者也

如是則雖貞亦凶終必敗亂欽其吉且无咎

又可得與又何取于貞也固知師之難難在

于衆正衆正之難難在于得丈人然得丈人

固難而能用丈人者尤難今九二居下得中

正當丈人之選而六五應之亦非是不能用

之者但恐其有二三之雜用之而未必專耳

故初六方出門即戒以失律曰師之律令一

出長子他人不得專也初若敢專即為失律

夫失律即戒亦凶况不戒邪戒即貞今六五

象一

既能以二為長子而錫命之者三二亦以師

中之吉而坐承六五天寵之錫乃初六不免

夫律之戒六三不免與尸之疑六五又不免

弟子之使小人之用者坤體柔順恐其有此

也唯六四得正為備將軍以居左而能左次

以待命故曰師或與尸大无功也大指一苟

或與尸大即无功六五其尚可使弟子問之

與故于上文復繫之曰大君命將出師本為

開國衆象之故用之以綏懷萬邦不宜使小

人參之者也參以小人定必亂邦蓋九二陽

剛也長子也丈人也初也三也皆陰柔也柔

為弟子弟子只宜使之聽命于長子陰為小

人小人只宜使之聽命于丈人而可用小人

之言聽弟子輩主其軍推于職而下有賢

將而不得專主者其禍敗率以此矣唐以魚

朝思為觀軍容使則雖李臨淮千古之英那  
汾陽人物之大不免喪師失律彼代宗者非  
不與之親經患難並時收復兩京也而卒信  
用小人復出家產于陝此无他奈而易搖真  
如此師中之六五也固宜聖人之惓惓以示  
戒也

附錄

坡公解曰丈人詩所謂老成人也祭公謀父  
曰先王耀德不觀兵夫兵戢而時動動則威  
觀則玩玩則不震故地中有水師言兵當如  
水行于地中而人不知也劉用相曰二五相  
應錫可知越四與三而後二三錫可知弟子  
即小人亦非有二  
熊通曰師以一陽統五陰蓋古者五人為伍  
五伍為兩五兩為卒五卒為旅皆自五起數  
心與尸程先生謂朱主接古語曰與論與人  
之稱皆象也詩誰其尸之尸主也  
楊敬仲曰水行地中有以容之則畜而聚師  
象也不畜則不聚以其无有容之者耳

易因上經



正一天師清微弟子 洪百堅 製作

三三坤上

象二

比吉原筮元永貞无咎不寧方來後人凶

象曰比吉也比輔也下順從也原筮元永

貞无咎以剛中也不寧方來上下應也

後夫凶其道窮也

象二

象曰地上有水比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

初六有孚比之无咎有孚盈缶終來有他

吉

象曰比之初六有他吉也

六一比之自内貞吉

象曰比之自内不自失也

六三比之匪人

象曰比之匪人不亦傷乎

六四外比之貞吉

象曰外比於賢以從上也

九五顯比王用三驅失前禽邑人不誠吉

象曰顯比之吉位正中也會逆取順失前

禽也邑人不誠上使中也

上六比之无首凶

象曰比之无首无所終也